

北欧文学丛书

玫瑰与阴影

[芬兰]瑟德格兰 著
李 笠 译

责任编辑　宋安群
设计装帧　苏　旅



ISBN 7-5407-0555-8/I·415
定价：1.95元

玫瑰与阴影

[芬兰]瑟德格兰 著

李 笠 译

漓江出



玫瑰与阴影

李笠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2　字数 89,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册
ISBN 7-5407-0555-8/I·415
定价：1.95 元

译本前言

李 笠

从事写作的女人不少是生活的不幸者。

六十二年前，爱迪丝·瑟德格兰病死在芬兰东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那时，她才三十一岁。她生前发表的四本诗集，在当时遭到评论界的冷遇和热嘲。她曾在病床上屈指数着自己的敌人和支持者，并在《风信子》一诗中写道：

我仰起头。我有一个秘密。谁敢碰我？
我是折不断的，一棵不死的风信子。
我是一朵摇着娇弱的铃铛的春花，
带着泥土无忧的凯歌升起：
为了卓绝、安然地活着，没有阻碍。
……

她对生命的追求，对自己诗的价值所具有的信念，最后被时间证明是对的。

六十二年后的今天，瑟德格兰被誉为北欧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她的诗拥有广大的读者，吸引着许多研究者，并对北欧年轻诗人产生着影响。

要理解瑟德格兰的诗，很重要的一步是了解她的生活环境

和经历。

1892年，爱迪丝·瑟德格兰（Edith Södergran）出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机械师家里。父母都是讲瑞典语的芬兰人。她出生不满三个月，全家搬回到芬兰一个叫莱乌拉的村庄。瑟德格兰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孤郁的童年。而那里的白桦树、山梨树、花园和湖泊却成了她后来诗歌中的主要形象。1902年至1908年，她在彼得堡一家德国人办的教堂学校念书。在那里，她阅读了大量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并开始用德语写诗。十五岁那年，瑟德格兰正式用自己的母语瑞典语创作诗歌。

1907年，她那挥霍无度的父亲死于肺结核病。两年后，瑟德格兰也得了这一不治之症。那时她十六岁。疾病使年轻的瑟德格兰早熟，并使她的创作欲如火山一样爆发，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悄悄潜入她的诗歌中。

1911年，瑟德格兰和母亲一起到瑞士的一家疗养院疗养。在这期间，她接触了欧洲大陆的文学思潮，扩大了自己的文学视野。1914年春，瑟德格兰怀着成为诗人的抱负，在尚未康复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莱乌拉。不久，她和一个离了婚的男人结婚。婚姻的不幸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并在她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1916年，瑟德格兰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诗》。在《诗》中，首先跳入眼帘的是那些描写她家乡风光的抒情诗；她吟咏透明的秋天，歌唱森林中淡蓝的湖水，以及傍晚的花园。诗人在写景的同时，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她说，“我和山梨树心心相印”，和花草“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仿佛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爱情诗。这些诗大多是诗人亲身经历的写照，写得直率、真挚。其中最有名的是第二首《白天在冷却……》，这里，诗人描述了从对爱情痴狂的追求，到醒

悟，转为冷眼嘲笑的过程：

你寻找花朵，
却找到了果实；
你寻找泉水，
却找到了大海；
你寻找女人，
却找到了灵魂——
你失望了。

《诗》中还有许多吟咏其他题材的诗作；诗人歌唱"生命"，歌唱"地狱"和"美"，以及"痛苦"——"它给予我的生命最高的厚利：爱情，孤独和死亡的面孔。"

瑟德格兰的《诗》出版后，引起了当时诗坛的震动。这些毫无遮饰、燃烧着炽火的诗作在北欧诗歌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诗用词新奇，比喻大胆，并采用了自由诗体的形式。当时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的意义，评论家们大多只嗤嗤以讥嘲。有一个批评家问《诗》的出版商是否想给瑞典语芬兰文学提供笑料。

从第一部诗集的发表，到第二部诗集的诞生这两年间，瑟德格兰的生活、感情和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遇和嘲笑深深刺伤了她，而不久爆发的十月革命和席卷诗人家乡的芬兰内战，使她深深陷入了贫困和饥饿。与此同时，她的病情开始恶化，死亡的威胁在逼近，然而，年轻的瑟德格兰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她在尼采那里找到了精神支柱。尼采的超人哲学使她战胜了折磨和残酷的命运。1918至1920两年间，诗人发表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三本诗集《九月的诗琴》，《玫瑰的祭台》和《未来的阴影》。

这三本诗集充满了怒灼的火焰和奇异的幻影。诗的语言比第一本诗集更加新奇大胆，比喻和象征似乎完全来之下意识。诗人在《九月的诗琴》序中写道："我只在完全自由的前提下使用词语和象征的力量，也就是说，牺牲诗的韵律。我的诗如一幅漫不经心的素描画。至于诗的内容，我让我的感情把它们建在理智所看到的事物上。"在这些诗中，心理的感受把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化作了灵魂世界，生命的意愿在藐视一切和突出凯旋似的我上显得欣喜若狂。诗人要"打开天空的大门"，把"人眼看不到的美"馈赠给众生。在《存在便是胜利》中，她向世界喊出了"呼吸便是胜利，活着便是胜利，存在便是胜利"的声音。她把自己看作是太阳的女儿，站立在太阳上，"除了太阳，一无所知"；她是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未来人，一个创造者：

我们这些轻狂、强大的陌生人
坐在松解的马鞍上摇晃着走来
风会把我们带走吗？
似一阵嘲笑
响着来自远方、远方的
　　　　　　　　我们的声音。

在后期的诗作中，诗人寻找心醉神迷而又不可触及的高邈境界，她写星星、写太阳、写星球，并俯瞰整个宇宙。而在《未来的阴影》中，瑟德格兰的渴求已经触及到了天宇，这时，她的生命和创作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生活越加穷困，肺结核病使她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时，她开始转向沉思，奉信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基督教。《未来的阴影》

发表后的二年，她沉默了。但她仍然用笔与命运和死神搏斗。这一时期写的诗收集在她死后的第二年（1925年）出版的《虚无世界》里。这些诗一反过去对力和美的追求，节奏柔和，语言稚朴，充满了平静、温和和安详。她从染着太阳金色的阿尔卑斯山峰、高天汹涌的星星转向自己童年的树。她从树那里得到了自己生命的秘密：

我童年的树高高地站在草丛中，
摇晃着脑袋：请问结果怎样？
……
而今我们要告诉你生命的秘密：
打开所有奥秘的钥匙放在长着
　　覆盆子的草坡上。

透着诗中的平静，我们看到这些在敞开着的死国门前写下的诗的背后，有着一场何等超人的搏斗。这位贫困潦倒、病入膏肓的女诗人终于在偏僻的莱乌拉泰然地接受了死亡，并这样超脱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应该象珍惜沙漠开花的瞬息那样
去爱被病魔纠缠的漫长岁月
和闪烁希望的短暂时光。

爱迪丝·瑟德格兰于1923年的仲夏节离开人世。

给这本集子定名为《玫瑰与阴影》，主要考虑到了诗的内容和诗人的生平。这些诗可以说是诗人一生的真实写照，表现

了诗人的喜怒哀乐；它们讲“爱情”与“孤独”，讲“幸福与“痛苦”，讲“生命”与“死亡”。在欧洲文化里，玫瑰几乎是爱情的代名词；而女诗人瑟德格兰也常以玫瑰自喻，她曾唱道：

我很美，因为我生长在我爱人的花园里。
我在春雨中畅饮渴望，
我在太阳下得到激情，
而今我坦然地站着等待。

但是，这朵美丽的玫瑰却因过早地遭到命运的风雨的摧残而凋零。“阴影”一方面象征着诗人爱情的不幸，另一方面寓意时时威胁、并最后夺走这朵玫瑰生命的病魔和死亡。

我看见一棵树

我看见一棵树，它比所有的树都大，
枝上挂满了触及不到的果子；
我看见一座敞开着大门的教堂，
从那里出来的人有的面色惨白，
有的盛气凌人，有的奄奄一息；
我看见一个女人，浓妆艳抹，
含着笑为自己的幸福掷骰子。
我看见她输了。

一个围着这些事转的圈子，
谁也无法摆脱。

白天在冷却……

1

白天在傍晚时冷却……
请从我的手上啜饮温暖，
我的手有春天的血液。
抱住我的手，抱住我的手臂，
抱住我臂膀的渴望。
这感觉将是多么奇特——
一个夜晚，一个象今天的夜晚
你沉重的头颅倒向我的怀抱。

2

你把你爱情的红玫瑰
投入我洁白的怀中——
我用烫热的手把它紧紧握住
你爱情的玫瑰很快枯萎。
你这闪着冷眼的主宰者，
我接收你递给我的花冠，
它使我的头深深垂向我的心脏……

3

今天我终于见到了我的主人，
我战栗着很快认出了他的模样。
我感到他笨重的手抚摸着我柔软的臂膀……
我那清脆的少女的笑声在哪里？
我那高昂着头颅的女人的自由在哪里？
此刻，我只感到他紧紧地抓住我抖颤的躯体，
此刻，我听见现实无情的声音
撞击着我脆弱、脆弱的梦。

4

你寻找花朵
却找到了果实；
你寻找泉水，
却找到了大海；
你寻找女人，
却找到了灵魂——
你失望了。

陈旧的房屋

新眼睛看往昔的时候
如同没有心肝的陌生人……
我思念我的旧坟墓，
我痛苦的伟大流着苦涩的泪珠。
但没人看见。
我仍活在往日的欢娱中，活在
在耸入天际的绿色山坡上
建造新城市的陌生人中间。
我和被缚的树慢慢交谈，
有时安慰它们。
时间慢慢地破坏着自然，
命运残酷的脚跟在无声地践踏。
我必须等待
给我灵魂带来自由的温柔的死亡！

夜 曲

银光柔嫩的月夜
夜的蓝色波浪，
没有语言的波光
在互相追随。
阴影飘落在路上，
岸上的灌木慢慢啜泣，
黑色的巨人守着海岸的银子。
夏夜无边的静谧，
睡眠和梦——
月从海上滑过
白色和温柔。

一个愿望

在这个阳光的世界里，
我只需要花园的一张长椅
和晒着太阳的猫……
我将坐在那里，
怀里揣着一封信，
一封很短的短信。

这就是我的梦……

晚 秋

秋天是透明的，
被画在森林金黄的底上……
秋天向着世界微笑。
多么舒畅，入睡时不再有任何渴求，
满足了鲜花，厌倦了绿荫，
只把葡萄酒的红色花环放在枕边……
秋天没有任何奢望，
她的手指已变得冰冷，
她在梦中看见
白色的雪花处处飘洒。

我

在这个国家我只是个游子，
生活在挤压着的大海深处。
太阳用扭曲的光窥探这里，
空气在我的手指间流动。
有人说我生来是囚徒——
这里没有我熟悉的面孔。
呵我是一块被投入深底的石块？
还是一颗把枝桠压得过重的熟果？
我躺在这里，在这歌唱着的树根旁等待。
我如何才能爬上这些光滑的树干？
与那上面摇曳的树冠相遇。
我要坐在那里眺望
从我故乡烟囱里飘起的炊烟。

一角大海

这是一角大海，在天际处
闪烁着灰色。
它有一堵陆地似的
深蓝色的墙，
我的渴望飞回家时
在那里栖息。

紫色的黄昏

我从我的洪荒时代牵来紫色的黄昏，
裸体的处女在与奔跑的半人马神游戏……
金黄的太阳闪动灿烂的目光，
只有太阳光在赞美女人温馨的躯体……
男人没有来，从没来过，绝不会到来……
男人是一面虚假的镜子，被太阳的女儿
愤怒地掷向山崖，
男人是谎言，是孩子不懂的白色，
男人是傲慢的朱唇所蔑视的烂果。

美丽的姐妹，请高高地登上
　　　　最强硬的山崖，
我们是勇士、是女杰和骑士，
是纯真的眼睛，天空的黛眉，玫瑰的小虫，
沉重的碎浪，轻率的鸟。
我们从不被等待，我们是殷红的颜色，
虎皮的斑纹，绷紧的弦，没有欺骗的星星。

不安的梦

我睡在远离幸福的岛上。
迷雾升起，飞飘，风在变换。
我做着不安的梦，梦见战争，盛宴，
我的爱人站在船上，观看
燕子飞翔，毫无思念之情！
他的心头有着不能运动的重负，
他看见船驶入违愿的未来，
尖利的船头扎入叛逆的命运。
翅膀把他带入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世界，
带入那远离命运的空虚、闲聊的世界……

新的女性

我不是女人，我是无性物，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侍从，一项大胆的决策。
我是殷红的太阳那一缕欢笑的光芒，
我是捕捉一切贪婪之鱼的网，
我是装盛女人荣誉的酒杯，
我是迈向侥幸和毁灭的步履，
我是自由和自我的奔跑……
我是男人耳中血的低语，
我是灵魂的疟疾，肉体的渴望和抗拒，
我是新乐园门上的招牌，
我是寻找着的大胆的火焰，
我是一潭敢淹没膝盖的深水，
我是自由和诚实世界中的水和火。

色彩的渴望

为了我的苍白，我将去爱红色，蓝色和黄色。
巨大的白色象雪的黄昏一样惆怅，
当雪白的母亲坐在窗前，渴求黑白两色。
色彩的渴望是血的渴望。如果你渴望美
就闭上眼睛，凝视你的心脏。
但是，美害怕白天，和过多的目光，
但是，美忍受不了喧杂和过多的运动——
你不会把心伸给你的嘴唇。
我们不该去打搅沉寂和孤独那美妙的圈子。
还有什么比遇上一个面目古怪的迷更伟大？
我的一生要成为一只母老虎，
一个女演说家，她象一条不断表露自己的小溪。
我要成为平原上一棵孤立的树，
渴望暴风而毁灭的森林中的树。
我要使自己充满活力，血液中布满金丝。
我要使自己一生净洁，象一团不断舔着嘴唇的火焰。

向着四面来风

没有鸟飞入我这深闭的角落，
没有紫色的燕子给我带来希望，
没有白色的海鸥预示风暴……
我在礁石的影子里守着我的痴狂，
准备逃脱细微的声响，逼近的脚步……
我神奇的世界静寂无声……
我有一扇向四面来风敞开的大门，
我有一扇向东敞开的金色大门——
　　　为那迟迟不来的爱情，
我有一扇为白昼而开的大门，一扇为痛苦而开，
我有一扇为死神而开的大门——它一直敞开着。

我们的姐妹穿着斑斓的衣服在走

我们的姐妹穿着斑斓的衣服在走，
我们的姐妹站在河边歌唱，
我们的姐妹坐在石上等待，
她们的花篮装满了水和空气，
并叫鲜花开放。
但我却抱着十字架
悲伤地哭泣。
我曾象嫩绿的树叶
高挂在蓝色的天空。
但不久，两支剑架在我心头，
一个胜利者把我驱向他的嘴唇。
他的粗暴娇嫩得叫我不敢去碰。
他把一颗灿烂的星放在我额前，
在一座叫冬天的岛上
把颤抖着流泪的我扔下。

黑与白

桥下流水欢吟，
路旁鲜花闪耀，
森林歌唱着向大地弯腰。
对于我
不再有高低和黑白，
自从我看见一个白衣女人
躺在我爱人的怀抱。

秋 天

一棵棵裸体的树围绕你的房屋
把天空和天边的空气送入房内。
裸体的树走向湖畔，
用湖水映照自己。
一个孩子仍在秋天的灰烟里玩耍，
一个姑娘揣着鲜花在走，
天际处
飞起一群银白色的鸟。

星 星

夜来了，
我站在楼梯上静听。
星星在花园里拥挤，
我伫立在黑暗中。
听，一颗星星
鸣响着坠落。
不要光脚踏入草丛：
我的花园充满了碎片

海岸诗二首

我的生命如此袒露，
宛如灰色的礁石。
我的生命如此冰冷，
好似白色的山峦。
但我的青春有着滚烫的面颊。
她坐着欢呼：太阳来啦！
太阳来了，我裸露着躯体
在灰色的礁石上躺了一天——
一丝凉风从红色的大海吹来：
太阳在沉落。

2

你白色的躯体
躺在灰色的礁石间悲叹
来去匆匆的岁月。
你小时候听到的童话
在你心里痛哭。

没有回音的沉寂，
没有镜子的孤独，
天光蓝透了所有裂缝。

星 夜

徒劳的痛苦，
徒劳的等待，
世界如同你的笑一样空虚。
星星在飘落——
冻冷、神圣的夜
爱情在梦中微笑，
爱情梦着永恒……
徒劳的害怕，徒劳的痛苦，
世界比虚无更小，
爱情的手深深滑入永恒的戒指。

森林湖

我独自站在丽日下
蓝色的森林湖畔。
天上飘着一朵云，
水上一座岛屿。
夏日成熟的甘甜，
珍珠似地从绿色的树上
洒落，有一小颗
滴入我敞开的心野。

言 语

炽热的言语、漂亮的言语、深沉的言语……
它们象夜间
来自看不见的花朵的清香。
它们的背后躲藏着空虚的宇宙……
或许它们是从爱情烫热的炉中
袅袅升起的青烟？

在大森林里……

我在大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长时间寻找我小时候听过的童话。

我在高山上迷失了方向，
长时间寻找我青年时建造的梦的宫殿。

我在我爱人的花园中迷失了方向，
那里，坐着一个我的憧憬跟随着的欢快的杜鹃。

我们女人

我们女人，我们如此接近这褐色的大地！
我们向布谷鸟向春天期待什么。
我们拥抱光秃秃的大树，
夕阳中寻找符号、暗示和劝告。

我曾爱过一个怀疑一切的男人。
他在一个寒冷的日子走来，两眼空虚；
但在一个艰难的日子离去，额角布满遗忘。
要是我的孩子死了，这是他的……

拂晓

最后几颗星暗淡地闪烁着
我从窗口凝望它们，天空苍白。
呵，白天从远方而来；
宁静舒展着身躯，躺在湖上，
低语在树中等待。
我的旧花园半睡着谛听
一路叫喊着的夜的呼吸。

北欧的春天

我所有的空中楼阁都象冰雪一样融化。
我所有的梦都象流水消逝。
只有那些我爱过的东西依旧还在。
一片晶蓝的天空，几颗浅淡的星星，
风在树中慢步。
空虚静歇，河水沉寂无声。
古老的松树站着
思念它梦中亲吻过的云。

悲叹的花园

啊，窗户在凝视，
墙壁在回忆，
花园站着悲叹，
一棵树转身提问：
谁没来，是否发生了意外？
为何空虚如此沉重，一言不发？
苦涩的石竹花聚集在路边，
那里，松树的昏暗变得墨黑凄凉。

奇特的大海

奇异的鱼游入深底，
陌生的花在岸边闪耀；
我看见红、黄和所有的其他颜色——
但最危险的是看这绚丽的，绚丽的大海，
它使人清醒，并渴望等待着的冒险：
童话里发生的事，也将在我身上发生。

山上的歌声

太阳走入海的昏暗中，海岸在沉睡，
山顶上有人歌唱……
歌词在飘入海水时死去……
歌声在松树后消隐，黄昏把它带走。

当一切沉寂，我想到的只是
夜一般黑的山崖上躺着一滩心的血迹，
我仿佛觉得歌声
在讲述永不再来的东西。

傍晚

我不愿听
森林述说的悲哀的故事。
松树间私语依旧在响，
树叶里叹息仍然不断，
影子在悒郁的树身间滑动。

到路上来吧，这里没有人会和我们相遇。
傍晚在静默的树篱旁做着粉红色的梦。
路慢慢地走动，路小心地爬着，
久久回望下沉的太阳。

两个女神

当你看到幸福的面孔，你会失望：
这个被狂热膜拜，被热烈议论的女神
是一个举止粗俗的沉睡者。
这个女神中的佼佼者
主宰着风平浪静的大海、
鲜花盛开的花园、阳光灿烂的白天，
于是，你决定不再为她效力。
于是，痛苦带着深邃的眼睛向你走近，
这个不被理解，不被召唤，
却最有名望的女神，
她主宰着暴风的海，翻沉的船，
主宰着生活的囚犯，主宰着
和孩子一起躺在母亲子宫里的沉重的诅咒。

笼中鸟

在深蓝色海边的白色宫殿里，
有只鸟被关在金色的笼中。
善感的玫瑰赞美着欢情和幸福。
鸟歌唱着群山里的小村庄，
那里太阳是国王，宁静是王后，
那里五彩缤纷的弱小的花
在证明反抗并存在的生命。

一个劝告

皇后问自己贴身谋臣：
“我的君王爱的是那个坏女人？”
“他爱所有使他血液燃烧的女人。”
“哪一个我必须去全力对付？”
“你自己的黑色心境。”
“怎样才能对付我那黑色的心境？”
“让你的大臣在太阳沉落时吻你。”

悲 哀

我漂亮的妹妹，请不要上山：山欺骗了我。
它们没给我的渴望任何东西。
为了记忆我折下了一根
羽毛似的松树枝，它遮挡了我的路。
我随着来路走向大海。
大海撕碎了千百件玩具，并把它们扔向沙滩。
——我徒劳地寻找一块我的美丽光泽的宝石。
来呀，我和你坐在一起，我将为你诉说我的悲哀，
我们将互相吐露心中的秘密。
你让我看看你的美和你瞧人的神态，
我将送你我的沉默和我静听的习惯。

我的灵魂

我的心不会讲故事，也不知道真理。
我的心只会哭泣，欢笑，扭动双手；
我的心不会回忆，不会抵抗，
我的心不会思索，不会赞美。
孩子时我见过大海：它是蓝色的；
年青时我遇上一朵花：她是红色的；
而今我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他没有任何颜色，
但我怕他，象少女害怕巨龙。
骑士到来的时辰，少女露出红白两色，
但我的眼眶只有一圈圈黑晕。

爱情

我的灵魂是一件衣服，它有着天空的淡蓝色。
我把它扔在海边的礁石上，
赤裸着走向你，用女人的姿式；
我坐在你身旁，用女人的姿式；
并喝着一杯葡萄酒，吮吸玫瑰的芳馨。
你发现我很美，如同你梦中见过的一样。
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我的童年，我的故乡。

我只知道你的抚摸将我捉住。
你笑着拿来一面镜子，叫我照照自己。
我看见我的臂膀，
是一团正在碎裂的泥块
我看见我的美所患的疾病，它只有一个愿望——消失。
啊，把我紧紧搂在你的怀里，
使我不再有任何渴望。

反光的井

命运说：你苍白地活着，
　　　　还是鲜红地死去？
我的心决定：我要鲜红地活着。
我生命的世界一切是你的，
死神从不踏入这个王国。
我天天坐着，双臂栖息在大理石的井边。
假如有人问我，幸福是否在此，
我将含笑摇头：
幸福在远方，那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
　　　　缝做着一只襁褓；
幸福在远方，那里有一个男人
　　　　在森林里搭着木棚。
这里，红色的玫瑰在没有源的泉边生长，
这里，美丽的日子照着自己的笑脸，
巨大的花朵失去了最美的花瓣。

三座坟墓的歌

她在傍晚浸满露水的花园中歌唱：
夏天墓茔上长着三株玫瑰
第一个墓躺着一个男人——
他沉重地睡着……
第二个墓躺着一个面容哀伤的女人——
她的手持着一朵玫瑰
第三个墓是一个精神墓，它很忧郁，
那里有个天使夜夜都坐着歌唱：
疏忽是不能宽恕的呀！

两条路

你将放弃你的老路，
你的路已被弄脏：
那里，男人带着贪婪的目光在走，
而这两个字：幸福！你听见从所有的嘴唇发出，
路的远处横着一个女人的尸体
兀鹰正撕啃着它

你找到了你的新路，
你的路很干净：
那里，没有母亲的孩子边走边玩着罂粟花，
那里，穿着黑衣的女人边走边谈着痛苦，
路的远处站着一个惨白的圣人，
脚踏着死龙的脖子。

生命的妹妹

生命酷似死亡，她的妹妹。
死并没有奇特的模样。
你能抚摸她，握她的手
　　　　抚弄她的头发，
她会递给你一朵花，并向你微笑。
你能把头深深扎在她的胸脯里，
听她说：走吧，是时候啦！
她不会告诉你：她是另一个人。
死亡并不会苍白地在地上爬行，
或者躺在白色的棺架上；
死亡闪着绯红的脸四处走动，和大家交谈。
死亡有着温蔼的姿态，虔诚的面孔，
她把柔软的手放在你的胸口。
谁的胸口感到这只柔软的手，
谁就不会感到太阳的温暖。
死亡冷若冰霜，不爱任何人。

在海边

当天下起雨，海变成灰色，我也就病了……
我和太阳一起欢笑，我随风一起飘游，我与海一起怒汹：
我唯一所爱的是高高的大海。
我住在有许多蝙蝠的洞穴里，
但我长得又美又白，有一双欺骗的眼睛。
我见过的那些脚中，我的脚最漂亮。
我不停地用海水和泡沫洗它们。
我的手是最美丽诱人的，
我象含笑的海岸一样兴奋。
我直视路过的漫游者的眼睛，
他们变得疯狂，终生不安。
呵，当我手撑着脑袋——
是什么总使我这般忧伤？
我这次重重地向礁石撞去，我要死，
因为我徒劳地把我的双臂
伸给了一个我曾见过的陌生人……

生　命

我，自己的囚犯，这样说道：
生命不是穿着浅绿色天鹅绒的春天，
或很少得到的抚摸，
生命不是走的决定，
或把人留下的皙白的双臂。
生命是把我们缠住的狭小的圈子，
是我们永远迈不出去的无形的圆环，
生命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幸福，
是我们难以走完的千百万脚步。
生命是蔑视自己，
是躺在井底一动不动，
是知道太阳在顶上闪烁，
金色的鸟飞越天空，
以及快似箭的时光消逝。
生命是一次挥手告别，回家安眠……
生命是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为来者准备的新面具。
生命是糟踏自己的幸福，
撞掉那唯一的瞬间，
生命是认为自己懦弱无力，不敢作为。

地狱

哦，地狱多么神奇！
地狱里没有人谈论死亡。
地狱建在地球深处，
它的围墙缀满了灼热的花朵……
地狱里没人空谈……
地狱里没人狂饮，没人酣睡，
没人休息，没人静坐。
地狱里没人说话，大家都是叫喊。
那里泪水并不是泪水，一切痛苦都软弱无能。
地狱里没人生病，没人倦困。
地狱是永恒不变的。

等待着的灵魂

我独自躺在湖畔的树林中，
我和岸上的古松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和所有的山梨树心心相印。
我孤零零地躺着等待，
没有人从我这里走过。
巨大的花朵从高高的枝上向我投下目光，
苦涩的蔓爬入我的怀抱，
我只有一个名字奉献给一切，那就是爱。

痛　苦

痛苦没有歌声，幸福没有思想，幸福一无所有。
请把你的幸福敲碎，因为幸福是邪恶。
幸福伴随着那沉睡的灌木丛中哼吟的早晨慢慢走来，
幸福浮云似地滑过深蓝色的深处。
幸福是睡在正午炎热中的田野，
或者在直射的阳光下沐浴的大海无边的水面。
幸福软弱无力，她沉睡着，呼吸着，一无所知……
你认识痛苦吗？她很强壮，悄悄攥紧拳头站着。
你认识痛苦吗？她是哭红眼睛的充满希望的微笑。
痛苦给我们需要的一切——
她给我们打开死国大门的钥匙，
当我们犹豫时，她把我们推入大门。
痛苦给孩子洗礼，和母亲一起熬夜，
铸造所有金色的结婚戒指。
痛苦主宰着一切，她摸平思想者的额头，
她把宝石挂在被追求的女人的脖子上，
她站在门口，当男人从他爱人那里走来……
痛苦还给他爱人什么？
我不知道。

她给予珍珠和花朵，她给予歌声和梦，
她给我们千百个空虚的吻，
她给我们一个唯一真实的吻。
她给我们奇异的灵魂，怪诞的思想，
她给我们大家生命最高的厚利：
爱情，孤独和死亡的面孔。

山的夏天

山的夏天是简单的：
原野开出花朵，
古老的农庄露出微笑，
小溪昏暗的喧响讲述找到的欢乐。

玫　瑰

我很美，因为我生长在我爱人的花园里。
我在春雨中畅饮渴望，
我在太阳下得到激情，
而今我坦然地站着等待。

病　访

从春的大森林里
我给你采来一根开满鲜花的树枝。
你默默无语，
用深陷、昏暗的眼睛
低低地望着水晶的光亮。
你静静地微笑着，
因为这个春天将经过你的心脏。
我们不再倾诉什么。

自画像

为了我的短歌
那些欢快的、黄昏般殷红的诉怨
春天送我一只水鸟的蛋。

我让我的爱人
在坚硬的蛋壳上画我的肖像。

他画了一棵长在褐色土上的
鲜嫩的洋葱——
对面，一座柔软的圆沙丘。

一次相遇

三个少女手拉手穿越辽阔的原野。
她们遇上一个披着金袍的骑士。
第一个少女伸出双臂：爱情呀，来吧！
第二个少女跪到在地上：死神请宽恕我！
第三个少女掉转身：
　　　　去城市的路向右蜿蜒……

秋 歌

秋天来到，金黄的鸟
一一从湛蓝的水上飞过。
我坐在湖畔，凝视跳跃的波光。
分离在树枝间低吟。
分离是伟大的，是离婚的序曲，
而重逢又是必然。
梦因此而轻快，当我头枕着手睡去。
我感到眼睛上有母亲的呼吸
一张母亲的嘴对着我的心：
睡吧，孩子，太阳已经消失……

新　娘

我的圈子很狭窄，我思想的戒指
在围着我的手指转。
由于我四周陌生的一切，
里面还浮动着暖意，
好似睡莲花蕊中淡淡的清香。
我父亲的花园里悬挂着千百个苹果，
一个个圆润，完整——
我那飘忽不定的生命也这样
形成，变圆，膨胀，光滑
　　　　——简单。
狭窄的是我的圈子，而我思想的戒指
在围着我的手指转动

公 主

所有的夜都让公主抚摸她自己。
但抚摸者只消除自己的饥饿。
她的渴望是一种羞怯的含羞草。
　　　　一种在现实面前睁大眼睛的童话。
新的抚摸用苦涩的甘汁充塞她的心，
用冰霸填满她的身躯，于是她的心不再追求。
公主认识躯体，但她寻找心灵；
她除自己的心外，未曾见过别的心脏。
公主是王国中最可怜的人：
她在幻想中生活得太久。
她知道她的心必须死去，彻底碎裂，
因为真理在腐烂。
公主并不爱那些殷红的嘴，它们是陌生人。
公主不认识那些深处是冰、醉醺醺的眼睛。
它们都是冬天的孩子，但公主却来自温暖的南方，
　　　　她真诚、和善，没有诡计，
　　　　没有遮纱，没有阴谋。

我的未来

一个任性的瞬息
我偷来了我
临时搭好的未来。
我将把它建造得
比我想象的更美。
我把它建在
名叫我意志的牢固的地面上，
我用名叫我理想的柱子
把它高高撑起
同时，我将修一条
名叫我灵魂的暗道。
并在它上面盖一个
名叫孤独的高塔。

虚 无

安静吧，孩子，没有什么了。
一切都象你看见的：森林、炊烟和伸向远方的铁轨。
在遥远世界的某个地方，
有着更蓝的天空和开满玫瑰的花园，
或者一棵棕榈树，一缕更和煦的风——
这就是一切了。
除了松枝上点点白雪再没有什么了。
热烈的吻也只是一场空虚，
滚烫的嘴唇会随着时间变凉。
但孩子，你说你有一颗非凡的心，
你说平庸地活着还不如死去。
你为什么要死？难道你不怕死神张开的黑袍？
人世最可悲的就是自杀，
我们应该象珍惜沙漠开花的瞬息那样
去爱被病魔纠缠的漫长岁月
和闪烁希望的短暂时光。

一种生活

星星是不可征服的——
我们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要在所有蓝色的波浪上，
在所有灰色的石头下寻找幸福。
假如幸福永远不来？那是什么生活？
一朵小睡莲在湖畔枯萎。
一片涟漪在太阳沉没时在岸边。
假如它的预感在欺骗着它？
苍蝇在蜘蛛网上寻找过什么？
蜻蜓仅有的一天干过些什么？
没有回答，只有干瘪的胸脯上
两张没有生命的翅膀。
黑色绝不会变成白——
然而搏斗的甘甜为一切留存。
鲜花不断走出地球。
但有一天地狱变空，天堂关闭，
一切静然无声——
除蜻蜓的尸体躺在一张树叶的皱褶间，
不存在任何东西。
人只知道这些。

存在便是胜利

我怕什么呢？我是无限的一部分，
我是宇宙伟力的一部分，
我是千百万世界中的一个，
我是最后熄灭的璀璨的巨星。
啊，活着就是胜利！呼吸就是胜利！
　　　　存在就是胜利！
胜利啊，感觉时间冰冷地在它血管中流淌，
听到夜的静寂的河流，
站在阳光灿烂的山顶上。
我踏着太阳，我站在太阳上。
除了太阳我一无所知。

时间——变迁之女神，时间——破坏之女神，
　　　　时间——施展魔法的女神，
为赏赐我一个生命，一个如同种子，
一条盘曲的蛇，一块海中礁石的生命，
你来时可带着千百个新诡计？
啊，时间——你这谋杀者——请从我这里滚开！
太阳用甘甜的蜂蜜填满我的心胸，
告诉我：所有的星星都将熄灭，但它们却
泰然地闪烁不息。

致一个年轻的女人

一道火烫的眼色绝不会仍在欺骗。
把男人的心攥在你稚嫩的手指中，
把男人的烈焰拉入你眼睛的冰窖！
你相信爱情如同相信天国。
他将把自己的心，一个王国
以及所有春天的花朵赠送给你，
你把使远方变蓝的
你那希望的轻柔的遮纱交给了他。
你的呼吸还未触动他那喘息狂喜着的光。
你的眼睛还未测量他信仰的宽度。
你的脚还未踏入他的命运那紧闭的圈子；
他是红是白对于你仍然是一样。
但有一天你会牢牢地挂在
他的身边，如同挂在枝上的花朵，
那时，他的黄昏是你的光，他的枯竭是你的泉，
那时，你在一座宫殿的廊道上徘徊，
你觉得你在爱，
而他只靠你纯洁的白面包生活，
他的血只流入你母性温柔的小溪里。
一切都变得沉重，奇妙，残酷，难解。

黄昏

巨大的夜带着浓密的胡须而来，
对着被它遮盖了一半的世界微笑。
暮色中，巨人似的公园的轮廓
无规则地在喑哑的丁香中生长。
被覆盖的丁香有着倦困的耳朵，
它们梦见太阳坠落到地上……
梦幻似的黄昏怎能阻挡醒着的思想
当无形的思想悄悄从它旁边走过……

发现

你的爱弄暗了我的星星——
月亮从我生活中升起。
我的手在你手中感到不适——
你的手是欲望，
我的手是希望。

明天会怎样

明天会怎样？也许不是你。
也许是一次新的拥抱，一次新的交往，
　　一种相似的痛苦……
我将离你而去，带走一种仅有的信念：
我将重返，如同你痛苦的一份。
我将从另一个天空来，带着新的决定走向你。
我将从另一个星球上来，带着同样的目光走向你。
我将带着改换面目的旧的思念走向你。
我将走向你，象一个陌生人，邪恶面忠诚，
并带着野兽在你心灵那远方的荒园上
　　留下的蹄迹。
你将拼命却无能地与我搏斗，
如同人们拼争自己的命运，拼争幸福和星星。
我将微笑，把丝线绕在自己的手指上，
我将把你命运的小线轴藏在我大衣的皱褶间。

我那染着太阳金色的绝顶……

啊，我那染着太阳金色的绝顶，
你们可把我收回?!
我将永远住在你们罕世的乐园中。
那里，孤独是我的家，
那里，长着火眼的天使
跪着身
吻去所有来自地球的渴望的露珠。

啊，我那不会熄灭的绝顶!
我不再远离你们生活一天，
我将在痛苦中消亡。
世界为我死了第三次，
她的森林在梦中为我歌唱。
对于我，什么是桥，田野和村庄?
什么是你晶蓝的天空上的污点，
什么是你明亮的眼睛里的阴影，
以及从深渊里发生的狼叫?

啊，我那染着太阳金色的绝顶——

我能否用自己的力量换取一个新世界？
假如我能康复，
这一滴甘汁将满足所有呼吸的东西。
因此啊，希望，绷紧你的胸脯！
意志，请在高高的天空生长！
走吧，你们这些敏捷勇猛欢快的战士，
你们象全副武装的魔鬼！

辽阔的大地，高邈的天空
我们把它们放在你们的脚下，染着太阳金色的绝顶。

世界在血泊中洗澡

世界在血泊中洗澡，因为上帝必须生存。
由于他的神圣依旧存在，其他的一切将消亡。
我们人如何知道这永恒的渴望；
知道为了获得力量，诸神啜饮什么。
上帝要重新创造世界。他要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更明亮的符号。
于是，他系上一根闪电的腰带
于是，他戴上火焰奔窜的刺的王冠，
于是，他在夜色中盲目地遮住世界。
于是，他残酷地观望。他创造的手用力地捏住地球。
没人知道他创造什么、但半睡的知觉感到一阵巨大的震动。
好似在深渊的目光下出现的晕眩。
在唱诗班爆发出赞歌以前，
世界如同森林在太阳升起前一样宁静。

夜晚漫步

时间所有的金星缀在我黑色天鹅绒衣服上，
我是凯旋者……今晚……我打着冷颤。
命运的铁钳敲击我的胸膛。
风是否把人行道上的灰沙卷起？
…………

我的死和毁灭存在吗？——不。
死神在赫尔辛基——
他在房顶上捕捉火星。
我怀揣着未来走过广场。

月亮的秘密

月亮知道……今晚血将在这里流泻。
一个信念在湖面的铜轨上走动：
尸体将横在赤杨婆娑的湖畔。
在这神奇的岸上，月亮将洒下最皎洁的光。
风会象号角在松林里震响：
大地在这稀有的时辰多么妩媚！

来自云的歌谣

云上住着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那稳似日光的预感，我那快如闪电的信念，
云上住着我自己，
——苍白地，在耀眼的太阳里，
在无比的欢乐中挥手诀别。
再见，我青春的绿色森林。
野兽在那里横冲直撞——
我不再把脚放在大地上。
鹰用翅膀背着我的时候——
远离世界
我便获得了安宁。
我坐在云上歌唱——
一阵流泻的嘲笑滴落大地——
笑声中长出铁锅草和空中花①。

---

① 铁锅草及空中花原文为Kittelgräs和flyg—i—luften—blommor．此两词可能为诗人自撰．铁锅草象征实现，空中花象征梦幻．诗人想象自己已经死去，摆脱了这一切．因此对人世的一切发出了嘲笑．

上帝母亲的玫瑰

上帝母亲的怀里有一朵玫瑰
有一片花瓣
治愈着残废的心。
上帝母亲的怀里有一朵玫瑰
它含着欢乐的眼神微笑——
谁愿治愈它仅有的心脏？

光的原野

我有力量。我什么也不怕。
光是我的天空。
世界毁灭——
我不会毁灭。
我明亮的地平线
站在地球暴风之夜的上面。
请走出神秘的光的原野
我不屈的力量在等待。

心愿

我要使自己不再腼腆——
因此我不屑高雅的举止，
我挽起了袖口。
诗的面团在发酵……
啊，一种痛苦——
不能烤制大教堂……
模式的高贵——
执著的希望的目标。
新时代的孩子——
你的思想可有恰当的外壳？
在我死前
我烤制着一座大教堂。

上帝还未醒来

我丢失了什么？
——小册子已经交付给出版商
——一切都已了结。
月亮升起——我的希望返回码头——
我的希望在床上扭动，
发出地狱似的笑声：
上帝还未醒来——
欢快不眠的天使围着他的宝座！

在仙女们的挂毯上

我昼夜躺在
仙女的挂毯上
梦着奇异的东西。
这颗心并不是为了爱我而诞生。
他从不跨越现实的门槛。
迪安娜的灯
照透我
来自童话似的轻纱的黑夜。
我不能爱，我不能丢弃我那颗巨大的心……
但有一天我将躺在大地的宠儿旁……
一个小男孩
将在我石头的乳房上吮吸
大地最好的奶。
我管他叫——迪安娜的遗赠。

我做的花

我把我做的花
送到你的家里；
我把我的铜狮
放在你的门口。
我自己坐在楼梯上——
大城市喧腾的海洋里
一颗丢失的东方珍珠。

暴　风

此刻大地又裹在黑色之中。这是暴风
从夜的峡谷中升起，在大地上独自跳着
魔怪似的舞蹈。
此刻人又在搏斗——幻想对幻想。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好似
从黑暗的角落被赶出的家畜，
他们无法挣脱争端的锁链：
巨大的思想驱赶着自己的猎物，
他，狂舞者，知道他是地球上唯一的主人，
世界无法主宰自己，一个倒下去，
如同燃烧的房屋，腐烂的树；
另一个将由于陌生的手的宽恕而苟活。
太阳看着这一切，星星在冰冷的夜晚闪烁，
人类悄悄地走向那无限的幸福。

迈步穿越太阳系

我必须迈着脚步
穿越太阳系，在我发现
我红色的衬衣上
第一缕光线以前。
我知道这一点。
宇宙的某个角落悬挂着我的心脏，
火焰从它那里涌出，震动空气，
流入其他放纵的心。

筑巢者

我们将在孤独的森林中筑巢。
我们将在荒原上点燃仅有的蜡烛。
我们将起程——一个接着一个。
当我们互相比作
力量和高贵的兄妹时——
我们才走向人。

大地化成了一滩灰烬

大地化成了一滩灰烬。
我穿着筑巢的衣裳
轻轻坐在上面做梦。
啊我的梦多么欢快！
我很了不起，
因为我从大理石的死床上站了起来。
死神——我盯着你的脸，我拿着秤砣对准你。
死神——你的拥抱并不寒冷，我是火。
谁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干了些什么？
请不要亵渎！他就在我们身边。
………
我把银杯中的欢情洒在大地上，
维纳斯的梦变得惨白。

海洋之歌

你把什么贴向胸口？
如此小心，小心，
它们可和你一样？
如同这些海水
有着痛哭着的海洋的模样

海洋呵海洋，
你从海岸滚向海岸
你在悸动着的渴望中
夜夜敲打
地球那铁似的礁石，使它们发出回声。

海洋呵海洋，
当你的愤怒平息，
你又是一片晶蓝。
新年的太阳苍白地升起，带着
来自你深处的必胜信念。
波浪僵硬的舌头终年唱着玫瑰的力量。

美的偶像

我凝视着美。
这是我的命运！一切都在里面。
我该怎样去报答？
我用发烫的手
天天采集玫瑰，
把它们铺在你的偶像前，
你的微笑在上面栖歇。
呵从哪里去采摘，
不会玷污我梦的玫瑰？
这是我的命——
天天带着玫瑰走向我的皇后，
躺在她脚下抽泣……
我何时能象羽毛一样飞起
带走那朵唯一不死的玫瑰。

火把

我要点燃我的火把照亮大地。
我的火把将立在
阿尔卑斯山中
每一座黑暗的村落，
那里，空气是福音；
立在荒凉的苔原，
那里，天空是忧伤。
啊，我的火把，请照亮那张惊恐的脸，
那张哭泣的脸，那张阴沉的脸，那张龌龊的脸。
慈祥的上帝向你伸出手：
没有美，人类一刻也不能生存。

在黑暗中

我没有找到爱情，没遇上任何人。
秋天的夜晚，我战栗着走过
祖罗斯特① 的坟墓。
地球上谁还能听见我的声音？
那时，有一只轻柔的手臂
　　　　搂住我的腰——
我发现是我的妹妹……
我把她拉入金色的棺材里，
呵，是你吗？不，不可能。
难道真的是你？
我困惑地打量她的脸……
上帝可这样捉弄着我们？

---

① 祖罗斯特：古代波斯国教阴阳教的始祖。

春的奥秘

我的妹妹
你似一阵春风度过我们的峡谷而来，
阴影中的紫罗兰散发着愉快的满足，
我愿把你带往森林最温馨的角落
那里，我们将互相诉说
我们怎样见到了上帝。

上帝的孩子

上帝的孩子坐在我的身边。
金色的诗琴在我手上歌唱。
上帝的孩子凝视天边的暮色。
歌声拍打巨大的翅膀，在她头顶上盘旋，
歌中你看到了什么？
从冰冷的黄昏中升起的
是你自己的未来，
一个在嘱咐，在呼唤，在等待的未来，

玫 瑰

世界是我的。
我走到哪里，
把玫瑰洒向哪里。
艺术家喜爱每一只理解他语言的耳朵。
对于我，什么是痛苦，灾难？
一切都在一声轰响中毁灭：
我歌唱着。
于是，痛苦的伟大圣歌走出欢快的胸膛。

囚歌

囚徒呀囚徒……我要撕碎我的锁链。
我带着疼痛愤怒的嘴唇穿越生命。
我的深渊，我向你们乞讨了什么，你们不配有名声。

铜连接铜从而变成了人。
人走着，心装着铁。
但是，铜是否有同样可怕的光笼罩雷神的额头？
我把心扔在路上，愿兀鹰去分享。——
圆月将重新生我。

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命运

我仅仅是一个不可度量的意愿，
一个不可度量的意愿。呵，是什么？是什么？
我四周是沉沉黑暗。
我提不起一根稻草。
我的意愿只有一个，但我却不认识它。
我的意愿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就会死去：
你们好呵，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命运。

奥　秘

所有的人都是玩具。
玩具是昨天的我。
今天我是打开奥秘的人。
我愿所有的人走向我，
我愿所有的人听见我的心怎样跳动。
你们将从我的手上接过火和血，以及未来的涂油仪式。

我愿把所有的人道奉献给未来。
每个孩子将阅读我那闪着火花的诗行。
我将使所有人变成更神圣的上帝，
我要用一把无声的扫帚清除所有的迷信，
我将嘲笑着毁灭一切渺小。
我要踩在你们巨大的蛇上，用剑割下它的头。
你啊，我的宝剑，我从天上得到你，我亲吻着你。
当大地变成一座花园，那里，诸神在美妙的酒杯旁做梦，
那时呵宝剑，你便收起愿望。

忍　耐

你能用手捕捉那颗升起的星星吗？
你能测出它的飞行速度吗？
请不要阻挡它升起。
火光从星球上飘落到地上，你的手感到陌生。
对于陌生的手星球的光是奇异而烫热的。
愿星球升起，一个接着一个。
大地上将出现一个焦灼的渴望：
一颗比其他星光更红的星星冲出：从路上。
一只跟随自己法则的手想摧毁其他的手所固定的东西。
一个胜利者走来，听不见的嘴唇在披露压迫者的名字。

创造者的形象

我那颗铁的心愿唱自己的歌。
挤压呀，挤压
人的海洋，
铸造呀，铸造
把人的巨块
铸造成献给上帝的欢乐。
我们这些轻狂、强大的陌生人
坐在松解的马鞍上摇晃着走来。
风会把我们带走吗？
似一阵嘲笑
响着来自远方、远方的我们的声音。

涌汹的星辰

星星升起来了！呵涌汹的星辰！神奇的夜晚！
千百只手揭开了这新时辰的面纱。
这新的时辰流盼着大地：啊，炽热的目光！
疯狂慢慢进入所有的心扉，
这金色的疯狂用藤蔓的激情
　　　　拥抱人的门槛。

人们为了新的希望打开了自己的窗户，
人们为了谛听上苍的歌声忘掉了地球上的一切。
星星用大胆的手向地球扔碎片：
　　　　一块块鸣响的银币。
啊，每一颗星星都是造化物的疾病
这新的疾病是巨大的幸福。

星　球

狂野的地球滚入燃烧、混乱的宇宙，
欢乐呀，空气嗖嗖拍打你的面颊，
欢乐呀，速度弄翻了你。
星球只渴求自己飞行的速度。
宇宙的岸问号似地闪烁，
无数的星球在奇妙的命运中翻滚，
更迅速，更猛烈，更残酷地滚向
西方那明亮的光——
希望唯一的出路。

欢乐

很快我将在我的草棚里躺下，
小天使将给我盖上洁白的遮纱，
把鲜红的玫瑰铺在我的棺架上。
我死了——因为我太幸福。
因为欢乐，我将躺在尸布里。
因为欢乐，我的脚将拥抱我白色的鞋。
当我的心停止跳动——它因兴奋而摇晃。
人们把我的棺材抬向广场——
这里有大地的欢乐。

瀑 布

创造者的痛苦缠住我的心，
云围绕着我，我吻着它们。
云呀，你们知道我的将来吗？

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个巫婆。
请举起你的手，给我看看我的未来。
我看见你钢一般的眼睛。

你轰响着的欲望的瀑布呵，
你岸上流动的泡沫令人压抑。
轰鸣，冲撞的瀑布，你无需发问。
一种永恒的信念千百次地打滚。
你这郁闷的信念呵，你富有、不可抗拒。

爱鲁丝[1]的秘密

我鲜红地活着。我靠我的血活着。
我没有否定爱鲁丝。
我鲜红的嘴唇在你冰冷的祭台上燃烧。
我认识你，爱鲁丝——
你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你是一种力，
为了比狂叫更野，
比扔出的石头更快地站起，
你蹲坐在庙宇里，
并通过雄伟无比的庙宇大门
向世界投掷恰当的教词。

① 希腊神话里的爱神。

孤　独

海上的沙粒很少理解它。
我独自而来，将独自离去，
我自由的心没有兄弟。
信仰基督的魔鬼坐在所有的心头。
并伸出贫困的手。
你们无法触及
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的甘甜。
这是王位神奇的孤独，
这是财富，下跪的财富。

强者的躯体

我知道，我知道我将胜利。
不管别人叫我什么，不管谁等待着我。
我是未来的星星。
我在古老的王座上醒来，
奇妙的手在我脚下铺展锦缎。
神秘走入我的血管。
神秘，我承认你，我，反神秘者，魔鬼的敌人。
神秘没有明确的界线，神秘没有公开的名字，
神秘在强者的躯体里，当他欣喜若狂地作为。

唯物主义

为了不死，为了逃避毁灭一切的原子战争，
我必须成为权力的意志。
我是一团化合物，这，我很清楚。
我不相信光和灵魂，
对于游戏者的游戏我是如此陌生！
呵，游戏着的游戏，我玩弄着你，却对你从不相信。
游戏者的游戏哟，你味道多好，气息多香，
但没有灵魂，从来就没有灵魂。
你有的仅仅是光、光、光，仅仅是游戏。

风信子

I

我勇敢地站立着，如此充满渴望，如此欢快。
命运会不会向我扔掷雪球？
愿雪流入我棕色的头发，
愿雪冷却我狂喜的脖子。
我仰起头。我有一个秘密。谁敢碰我？
我是折不断的，一棵不死的风信子。
我是一朵摇着娇嫩铃铛的春花，
带着泥土无忧的凯歌升起：
为了卓绝、安然地活着，没有阻碍。

II

我是长在铁硬的地面上的风信子，
请用你充满甘汁的手摘下我
我吻着你比我更甜的手。
请把我当做珍宝献给皇后，
愿她把我，这春天娇嫩的象征，
太阳的亲族当做权笏握在手中。

目光的渴望

我是鹰。
这就是我的忏悔。
不是诗人，
更不是别的。
我蔑视其他一切。
对于我，除了鹰一样的盘旋没有别的。
在鹰的飞翔中会发生什么？
永远是一样，永恒。
一道目光在无边的渴求中射向天空，
并悄悄地爱着，仿佛一个新的世界诞生。

决　定

我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人，
但没人知道我。
我的朋友扭曲了我的形象。
我没有被驯服。
我在我鹰的爪子间称着驯服，我知道它有多重。
啊，鹰，你翅膀的拍击有着多少甘甜！
你会象万物一样沉默吗？
你想写诗吗？你绝不再吟咏。
每一首诗都是撕碎的诗。
不是诗，而是爪子的痕迹。

女吉卜赛人

我是来自异国的吉卜赛人，
我那神秘的棕色的手握着纸牌。
时光一天天消逝，单调和丰富。
我蔑视地打量人们的面孔：
他们如何知道纸牌在燃烧？
他们如何知道图案活着？
他们如何知道每张牌都是一个命运？
他们如何知道从我手上掉下的牌
有着上千种含义？

没人知道这双手寻找什么
没人知道这双手很久以前被派送出来。
这双手和万物亲密无间，
它们在梦中触摸万物。
人世间只存在这双手。
我怀着蔑视和忧郁
把这双奇妙的手，这双饰满手镯的手，
藏在红色的桌布下，
这双褐色的眼睛含着无边的渴望在观望。
这对殷红嘴唇在一堆不灭的火中燃烧，
这双无忧的手将在这火光映红的郁闷之夜干自己的事情。

童年的树

我童年的树高高地站在草丛中，
摇晃着脑袋：请问结果怎样？
一排排树好似一声声训斥：你不配走在我们下面！
你是孩子，应该会一切，
你为什么被缚于病魔的绳索。
你已变成陌生、可恨的成人！
小时候你和我们长时间交谈，
你的目光闪烁着智慧。
而今我们要告诉你生命的秘密：
打开所有奥秘的钥匙放在长着覆盆子的草坡上。
我们要敲击你的额头，你这沉睡者，
我们要唤醒你，死鬼，从你的梦中。

回故乡

我孩时的树围着我欢呼：呵，人！
小草欢迎我从异国归来。
我把头贴近小草：终于到家了。
此刻我不再理会背后的一切；
我仅有的伙伴成了森林、海岸和湖泊。

我从松树那充满甘汁的翠冠吮饮智慧，
我从白桦那干枯的躯干吮饮真理，
我从纤细柔嫩的草茎吮饮力量。
一个伟大的庇护者向我伸出恩慈的手。

月 亮

死去的一切
妙不可言。
一张死去的叶子，一个死去的人
以及一轮月亮。
所有的花都知道这一秘密。
森林却守护着：这就是
月亮绕地球的行走轨道
是死亡之路。
月亮编织着
鲜花喜爱的绸缎；
在活着的万物四周
月亮编织着神话的网，
月亮的镰刀
割着深秋夜晚的花朵，
所有的花都焦渴地等待
月亮清凉的吻。

谁也没有时间

除了上帝
世界上谁也没有时间。
于是，所有的花向他走去，
甚至最后一只蚂蚁。

勿忘我求他给它蓝色的眼睛
更亮的光泽。
蚂蚁乞求给它更大的力量
去背稻草。
蜜蜂乞求给它更响的凯歌，
响彻紫红的玫瑰丛中。

上帝无处不在。
当老妇在井旁猛然遇上它的猫，
猫遇上她的主人。
对于她俩这是巨大的欢乐。
但最幸福的是上帝把她们凑在一起，
让她们分享
这奇妙的十四年友情。

这时，一只红尾鸟从井边的山梨树中
欢快地飞出，因为上帝没让它落入猎人的爪子。
但是一条小蚯蚓在昏暗的梦中看见
月的镰刀把它割切两截：
一截是虚无，
一截是万物和上帝自己。

虚无世界

我神往虚无世界，
因为世上的一切我已经厌倦乞求。
月亮用银色的古碑文
为我描述虚无世界。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所有的愿望将神奇地得到满足，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身上的锁链会纷纷松脱，
在虚无世界里，我们用月亮的露珠
清凉我们被伤口烧烫的额头。
呵，我的生命是一个炽热的幻影，
一个被我发现，一个被我获取——
通往虚无世界的路。

在虚无世界里，
我的爱人带着璀璨的花冠漫步。
哦，谁是我的爱人？黑夜茫茫，
星星用战栗回答。
谁是我的爱人？他叫什么名字？
天空高高地、高高地升起。
一个人类的孩子沉入无边的迷雾，

得不到任何答案。

但人类的孩子仅仅是信念，

他把自己的手伸出天空。

于是出现一个回答：我是你所爱的人，

你将永远爱的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玫瑰与阴影
作者＝（芬兰）瑟德格兰著　　李笠译
页数＝１１０
ＳＳ号＝１１３０４９４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０７月第１版

黄昏
发现
明天会怎样
我那染着太阳金色的绝？
世界在血泊中洗澡
夜晚漫步
月亮的秘密
来自云的歌？
上帝母亲的玫瑰
光的原野
心愿
上帝还未？来
在仙女们的挂毯上
我做的花
暴风
迈步穿越太阳系
筑巢者
大地化成了一滩灰烬
海洋之歌
美的偶像
火把
在黑暗中
春的奥秘
上帝的孩子
玫瑰
囚歌
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命运
奥秘
忍耐
创造者的形象
涌泅的星辰
星球
欢乐
瀑布
爱鲁丝的秘密
孤独
强者的躯体
唯物主义
风信子
目光的渴望
决定
女吉卜赛人
童年的树

回故乡
月亮
谁也没有时间
虚无世界